



言恭达把在联合国的这次展览,看得比以前任何展览都重,他知道他的作品代表了“中国形象”

# 言恭达:在联合国书写“中国形象”

□快报记者 倪宁宁

## “走近书法,就是走近中国”

“我还在倒时差。”这是联合国首届中文日活动带给言恭达的苦恼,但是这次“跨界”经历带给他的更多的是对书法现实和未来的思考。熟悉言恭达的人都知道,他是一个喜欢为书法“把脉”的人,他是中国书协和江苏省文联的副主席,但这倒不是出自什么“领导思维”。喜欢思考“大事”,是因为书法创作与理论,对言恭达来说同样重要。

联合国首届中国日是11月12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,活动的目的是推动联合国系统内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,以及6种官方语言(英、法、俄、中文、西班牙、阿拉伯)的平等使用。选择书法作为此次活动的主体项目,是由中国文字的特殊性决定的,因为和其他6种官方语言不同,中文不仅是一种现实的沟通工具,而且书写中文的书法还是一门艺术。而艺术从来都是进行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途径。在联合国总部,言恭达对此体会颇深。

言恭达是在活动举办两个月前,得知自己的“任务”的。他非常认同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交代的“这是一次为国家争取荣誉的外交活动”的说法。言恭达为此次特展,作了精心的准备。此次展出的作品一共24件,在内容上分为3类:一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,比如大草《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》、大篆《大德必寿》、小草《礼记·礼运篇》;二是弘扬国家民族精神的,比如大草《中华世纪坛赋》节选;三是抒怀的自作诗,比如隶书《贺新春》、《庆香港回归十周年》。言恭达说,“这次作品是代表中国,自然要代表中国的精气神。”

虽然活动只有一天时间,但是进行得非常成功,前来参观的联合国人员络绎不绝,中国书法的独特魅力,让参观的人流连忘返。参观之余很多人都会主动向言恭达请教。

“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在日本办过书法展。”言恭达表示,以前的个展与这次相比不可同日而语,“这次我是代表中国,在这个特殊的场合,走近书法,就是走近了中国。”

## 为什么是言恭达

选择书法作为中文日活动的主体项目很自然,其实选择言恭达作为中国书法的代表也很自然。这次中文日的主办者是联合国新闻部和中文处,协办者是中国书会和美中文化艺术基金会。主办与

协办者中有许多是中国文化和艺术的行内。他们了解中国艺术,对中国书法的现状也很了解。

不能简单地说文恭达是现阶段中国书法家的代表人物,但是近年来,他在书法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和影响力,足以进入中文日主办者们的视野。言恭达在书法上涉猎广泛,篆、隶、草都有很深的造诣,大草上的成就有目共睹。2008年他创作了奥运长卷——大草书《何振梁在莫斯科申办第29届奥运会的陈述演讲》;今年他又创作了长25米的大草书《城市让生活更美好——胡锦涛在欢迎出席上海世博会开幕式贵宾宴会上的祝酒词》。这两幅大草长卷,不仅都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,同时也是书法艺术内容与形式在时代创新的有效尝试。它承载着当下时空的许多元素,如白话文、现代口语叙述方式、全球文化背景和人类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等,这与一般意义上书写的唐诗宋词、古文辞赋有着很大不同,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。这两幅作品为言恭达带来了极大的声誉,而这两幅作品分别被国家奥林匹克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,也证明了它们的价值。

言恭达不是一个蜷缩在书斋里的书法家,不是一个时代的隐者,相反,他主张书法艺术与时代与生活融合和接轨。“审美生活化,生活审美化。”在言恭达看来一个远离时代的“书者”在今天这个时代是难以想象的。

“书法不单单是线条的艺术,与之相比,我更注重书法艺术的时代内涵。”这句话对言恭达来说,不是一句漂亮的教条,这句话已经融入他的艺术实践中。正是这种介入生活的态度,使得言恭达的作品有着很高的“曝光度”,而这种很高的“曝光度”带来的是与之成正比的“美誉度”。

在这种情形下,当大洋彼岸的中文日活动主办方想要寻找一位中国书法家代表时,他们首先想到并且选择言恭达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。

## 半本《草字汇》成为书法起点

与鲁迅提出的“为人生的艺术”的主张一样,言恭达信奉“为人生的书法”,这不是应景式地简单继承,而是源于生活的积累与对生活的思考。

1948年,言恭达出生于常熟的书画世家,父亲的书画在当地已有名气。但是这个家庭接受的却是“科学救国”的教育。言恭达在家排行老四,姐弟5人中,他的兄、姐3人在大学念的都是理工科专业,教授级职称,都享受国务院津

贴。如果不出意外,他和弟弟也将和他们的兄、姐一样成为令人羡慕的科学家与“总工程师”。但是意外发生了。

1966年,“文革”爆发,国家取消了高考。1966年高中毕业的言恭达,失去了考大学的权利。他不得不和弟弟一道去农村插队落户。而在此期间的一段特殊经历,使得言恭达兄弟走近了书画,并且成为了他们一生的事业追求。

在沙家浜插队时,有一年冬天,生产队组织人去上海运货。货就是猪饲料酱糟。“冰天雪地,我们带着船就出发了。”言恭达说,从常熟出发时船是空的,回来时则装满了酱糟。船行进的动机不是靠桨划,而是靠人拉。也就是拉纤。他们就像三峡的纤夫一样,在岸边,把船拉到上海,然后再拉回沙家浜。一只船上三个人。出发时,除了带上煮熟的大米之外,就是仅在黄渡买了一毛五分钱一斤的咸带鱼。“一毛五分钱菜金,我们吃了11天。”

“劳其筋骨,苦其心志”的插队生活让言恭达体验了生活的艰辛,也让他鬼使神差地爱上了书画。

也就是那次11天的拉纤,一路上言恭达就拿着借来的半本《草字汇》背诵。“那个年代,没有文学作品看,文学作品都变成了大毒草,我就拿书法工具书来看。”

“就是把每个字都背下来。”言恭达说,那11天可以说是他学生涯中最心酸的记录。

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是那个特殊的时代带给他的,很难说是书法选择了言恭达,还是他选择了书法。对他来说不重要,重要的是这段经历让他认识到,人的选择离不开时代,离不开生活。人是活在生活中的。

即便日后有了自己漂亮的书房,可以自由地摆弄笔墨,言恭达始终认为,真正的书法艺术不仅仅是落在宣纸上的那些线条,它所表达的也不仅仅是一瞬间的激情或闲情逸致。每一幅有价值的作品的背后,一定站着一个从生活中来的活生生的人。

慈善,有能力就应该去做

用百度搜索言恭达的名字,细心的人可以发现,在打开的页面上,你可以了解到两个言恭达。一个是作为书法艺术家的言恭达,一个是作为慈善家的言恭达。

他为汶川地震赈灾捐款120万元;他为玉树地震赈灾捐款50万元;他为江苏体育发展基金捐款30万元;他为南京慈善总会捐赠建立“言恭达百万慈善基金”;他为江苏省唯一的一所孤儿学校——响水县红十字博爱小学,筹划捐资125万元作为首期5年200



在言恭达看来,做慈善与书法并不矛盾  
快报记者 辛一 摄

名孤儿生活费救助;他为全国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和健康教育工作捐款60万元。

言恭达对快报记者表示,今后他要做两件事,一是在书法艺术上,强化自己的风格,更多地创作出体现时代的人文精神的精品。还有一件事就是,拿出更多的精力投入公益慈善事业,实现自己一生的承诺。

“我必须这么做,一个艺术家要有悲悯情怀。”言恭达说,过去艺术家们没有条件做慈善,“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没有艺术市场,林散之先生一幅4尺的对开作品,收购价近15元;沙曼翁先生和费新我先生是10元,他们没有条件做慈善;今天呢,今天我们同样尺幅的作品,可以到两三万元。”言恭达说,当下作品的价格绝不能看成我们有多少本事,这是时代给予的。在我们有能力时,应该尽可能地回馈这个时代,回馈社会。

## 不讳言做“历史人物”

言恭达给人的感觉是温文尔雅,平时做管理工作时也是细致入微,对同事关怀、关心有加。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写出了奔放不羁的大草的人。而大草是所有书法艺术形式中最自由的一种。

言恭达自言是个十分理性的人,但是不缺乏激情。“我的特点是借用傅抱石先生所说的‘大胆入笔,细心收拾’。”言恭达说,对于一幅尺寸足够大的大草作品,他书写的原则是理性把握全局,感性处理局部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,言恭达主攻篆隶,90年代始攻大草,各种书体的作品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。他的“以篆籀笔法入草”和“以草意书篆”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,而且和历史上大师们的笔法进行了超越时空的对接。

当下很多人推崇言恭达的书法有大师风范,每当这个时候,言恭达总是谦虚地推辞,“哪有那么多大师啊,称我是名家已经是足够了。”

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外表谦和的言恭达有不为人知的“性格”一面。“我当然要穷一生之力追求传世之作,成为历史人物。”言恭达说他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孤傲、自信的一面。

作为江苏省文艺界的领导,言恭达平时各类事务繁忙,他对书法的追求,主要都安排在下班后和节假日。每天晚上,言恭达都会准时站在书桌前。

一盏孤灯、一张宣纸、手中的笔,心中的字,这个时候,言恭达心无旁骛地与古人对话,把时代脉搏;这个时候,他正在靠近他所说的“历史人物”。

也只有在这个时候,他与他所推崇的怀素、张旭、黄庭坚们靠得最近,谈得最欢……